

《俞平伯全集》1997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张晖、孙玉蓉、汪成法、陈建军、鲍国华、李军、刘涛等学者相继披露了全集未收或失收的诗文、日记、书札、演讲稿等集外文字。一般而言,现代作家的集外作品多集中于民国时期,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上难免也存在未被收拾的“零珠碎玉”。如作为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俞平伯的十余篇文章,多数已经收入全集,然仍有散落集外的篇什。

1953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署名俞平伯的《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一文。1956年9月11日,该报第8版刊载署名俞平伯的《怎样美化苏州市》。两文既为全集所遗漏,亦不见《俞平伯年谱》(孙玉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著录,当为集外之作。现将前文抄录如下: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占相当的比重,像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古典文学部分的编选,不论在量上、质上、系统上都嫌不够。我自己对于中学的语文教学不曾有过很多的经验,依个人所想到的简单地贡献下列的意见。

很明显的,语文教学应该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爱国也是一种情感。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教条的,应有它具体的内容。譬如空空地说,“我爱祖国”,若不知祖国到底有什么可爱的,这句话本身虽是最好的,但却缺少了具体、真实的内容。在语文教学的进行中,把本国文学遗产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这就可以跟爱国主义的教育相结合了。问题在怎样才能够充分发挥,怎样才能够很好地结合。我以为要了解本国语文的如何优美,离不开它的文学。虽然语言文字的本身优点,也尽可以发挥;文学却是语文优美的最好的实际范例。有许多话不容易说得明白的,但学了实际的例子自然就明白了。

再说,历史传统是不能切断的,况且我们祖国有这样长久的历史。在这样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创造了十分灿烂的古代文化(当然也有糟粕),这个事实不容许我们忽略。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对发展新的文化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不论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角度来看,或从创造人民的新文化这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都应受到相当的重视。

假如上面的观点不错的活,中学语文课本如何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我有三点意见:第一,不宜太狭。这并非无批判地兼容并蓄,把那些垃圾糟粕一起弄进去。但像现行课本这样选材实在太狭了。所谓古典文学原包括文言文语体两个部分,文言部分或者稍多一些。我以为不妨有原则性的广泛地选录。发扬人

民的感情,申诉人民的痛苦,反抗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些有人民性的、革命性的当然应该首先入选。即其他具有相当现实主义成分的和健康的抒情作品也可以选。即如表现祖国山河的壮阔、花草的美丽……也未始不可选。这并不是说必须要选,只表示标准不宜过狭罢了。如许我举例作喻来讲,选白居易诗,不一定先选《新乐府》,即《琵琶行》也可以选;选杜甫中年的诗,不一定先选《兵车行》,即《汉陵行》也可以选(在这里我并不主张要选那几篇,仅仅作为比喻)。至于不能过狭的理由,虽不能备举,也稍为说明一下。新的文化不能过于狭小,须从广大的面上孕育出来。从爱国这观点上看,若非锦绣山河,百花齐放,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祖国的伟大,油然而发生热爱的心情呢。上面已说过无原则、无批判的国粹观点,我们当然反对;但这完全另是一回事。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所选材料不宜过短。伟大原不等于长,短小精悍之作也无妨它的伟大。我并不赞成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选过于艰深、冗长的作品,但像现在高中的课本,文言部分所选,有些篇幅实在太短。太短毛病,不仅有时不能表现本国古典文学伟大的形象,而且教学方面也不易搞得好看。简单说来,就是更不好教。听讲的学生,没头没脑的,更不大感兴趣,所以也未必好学。不引课本为例,任举些短诗来说,如《易水歌》两句,《敕勒歌》七句,两歌确是很短而伟大的。像“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确很好;不过依我个人的见解,或者竟是偏见,觉得不大好教,不容易使学生了解这所以伟大。我认为教材,可以选篇幅适中的,稍长一些也不要紧,短小精悍的也可以酌选;长的短的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合适。若净是些短的,一篇有一个头绪,头绪本不容易引,才引出来便又放下,无论在教的方面,在学的方面,都不很经济。

第三个想法,就是不宜太少。我不知道教材的比例上应该怎样分配,方才合理。现在光就古典文学部分来说:(1)人人都知古典文学在时间上比现代文学长得太多了,约两千年和三十年之比。(2)现代文学跟古代文学是不能切开来看的,即白话跟文言也是如此。所以古典文学文言作品,如选得太少了,像现行课本的样子,非但使学生不能了解古典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了解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完成语文教学应有的使命。下边就“文言”和“白话”两体的关系稍为考也。

从历史的发展看来,中国的文学确实渐渐地在那边走向白话。所谓文言并非没有变动,也随着时代进展;不过文言自有一定的法则,又写在纸上,比口



□金传胜

## 俞平伯的集外文字

## 与“新见笔名”

语变化要少一些,缓慢一些罢了。太远的文章名说辨偏得确,实际上比两篇文章流畅优美,进步得多。韩愈他们所提倡的“古文”,名说复古兼采当时通俗文字传奇小说,创为新体,来反对六朝旧体,所以人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古文”这一体,总比骈文明白晓畅得多,一扫所谓词藻典故对仗等等,实为白话文开辟道路。若词曲小说采用白话或纯用白话,自然更不成问题。明代的小品文,最近不大有人谈,事实上也是一种新式的文言文作品,如选得太少了,像现行课本的样子,非但使学生不能了解古典文学是什么,也不能了解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就不能完成语文教学应有的使命。下边就“文言”和“白话”两体的关系稍为考也。

## 俞平伯集外文两篇释读

□宫立

《俞平伯全集》《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为研究俞平伯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文献保障体系。徐庆全、孙玉蓉、李军、陈建军、韩春平又陆续找到了《全集》失收的书信、日记、集外文等。笔者结合相关文献,对新找到的《文章自修说读》《谈“中学生与文艺”》两篇集外文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国民杂志》月刊,1941年1月在北平创刊,由国民杂志社编辑并发行,出版至1944年12月,共出版48期。1943年5月出版的第3卷第5期刊有《文章自修说读》,署名俞平伯,照录如下:尝试拟作文章四论,曰文无定法,曰文成法立,曰声入心通,曰得心应手,以病懒放,迄未成也。

读,声入心通之谓,有二焉,曰朗,曰熟,不朗,声何由入,不熟,不通于心矣。即过目成诵亦辄忘之,一暴十寒,终无益也。昔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熟且久,大圣且然,是以古之名家无不熟读,见于载记,痕迹可考也。

读书不求速成,亦不必求甚解,如彼详读,斯近之矣。譬如一篇读一遍与过目辄忘者何异。读之十遍,少进矣而犹未也,读之千百遍,殆将有得矣。若一篇读之千百遍而无所得,则以千百篇而千百读之,殆必将有得矣。不幸而终无所得,乃性分所限,亦非读之罪。何则!古有学而不能求而不得者矣,未有不学而能,不求而自得者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后儒辄以生知之圣尊孔子,以为不如此则圣人不贵,故曰“谦辞”,而不知其非也。惟其学而知之,方足以见孔子之圣之大也,不然,何以使不肖者勉进于高明。况孔子何谦!

夫读书不勉求效,况速成乎。不效之效,大效也。晚成,成之至者也。不求甚解则陶公之言也。夫神州宝典不过五经,而圣言弘远,诵读歧伪,纵曰大贤,而其不能尽解也固宜,其不求甚解亦其宜,多闻阙疑之谓。至于偶有所会,便尔欣然忘食,自有洙泗风流,信乎道不远人,谦尊而光

矣。今者则以六经为我注脚,何其言之易耶,渊明慧质天成,殆庶之才,犹曰不求甚解,等而下之如我辈者更将云何,此“甚”字直可删耳。不求解正是禅语,又与不求效之旨相发也。直待性分与功行邂逅,所谓“真积力久则入”,豁然贯通未必,心知其意或庶乎。于古来名背背诵如流,斯有左右逢源之乐,而文章之事亦思过半矣。

幼学讽诵岂无流弊。昔之场屋揣摩,墨卷滥调,亦何所不有,但不必因嗜废食,一概论之,且此篇本不为大雅君子发也。

本期的《编辑后记》中提到,“‘我爱读的书’一栏,特请了老作家俞平伯,金息候及散文闻世的陈辛嘉三位先生执笔,关于作者的作品,早已烱烱人口,勿庸介绍,一读本文,便可知其学问修养之深,绝非徒负虚名者可比”。俞平伯在《文章自修说读》中强调读书要“声入心通”并阐发了他对“不求甚解”的理解。

关于读,俞平伯写有《略谈诗词的欣赏》,“阅览分精读、略读,吟诵分朗诵、吟哦。目治与耳治,不可偏废;览治即目治,深入宜兼口耳,所谓‘声入心通也。’”关于不求甚解,俞平伯写有《再说乐府诗(羽林郎)》,“读古人的书自应求正确的解释。但若过于求深,好为立异,反而妨碍了正确的理解。《五柳先生传》说:‘好读书不求甚解。’陶潜难道不懂古书,曰‘不求甚解’者,只是反对穿凿附会而已。”另外,1925年6月15日《语丝》周刊第31期刊有俞平伯、顾颉刚、胡适关于《诗经·野有死麋》的书信,周作人1925年6月18日致信俞平伯,“读《野有死麋》讨论,觉得你的信最有意思。陶潜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甚解,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适之先生的把腕解作门帘,即犯此病”。

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刊有《谈“中学生与文艺”》,署名平伯,照录如下:青年多爱好文艺,心理上的原因约有两种:

全国,实是上承几千年历史的发展,而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罢了。

上面的话,或嫌离题稍远。不过我想借此说明,假如把古典文学的文言部分紧缩成一个点儿,孤零零附在现代文学的后面,如何能表现这个浩浩荡荡的文章流变来,又如何能表现这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发展的文学革命来。所以即不从古典文学本身来看,改从现代文学、开创新的文学这角度来看,这样过少选材也非常的不妥当。

上边的话,不过就我想到的老实地说出来,可能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误的感觉(恐怕是当然的),就是我在这里主张多多地、大量地选古代文学作中学语文课本的教材。我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不过认为比现行的课本,选得要宽一些、长一些、多一些罢了。我希望有一个更活泼有生气,亦比较完善妥当的中学语文课本出来使教学两方面进行得更好,大大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

自1920年起,俞平伯便先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执教,将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1922年7月,受浙江省教育厅委派,俞平伯以视学的名义前往美国考察异邦的教育,以图运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以上这些经历,使得俞平伯对教育问题不乏个人的独特认识,间或撰述相关文章。1929年3月,俞平伯曾作《教育论》,以杂文的笔调,表达了对于教育与人性关系的思考,提出教育上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观”,1948年9月,俞平伯曾在北平电台作题为《孔子的教学法》的广播演讲(讲稿载于1948年10月3日《广播周报》复

刊第107期),对孔孟施行的问答教学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与阐释。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对教育依然时有关注。1952年1月,他的《语言文学教学与爱国思想》发表于《语文教学》月刊第6期,针对如何启发青年的爱国思想这一目的,讨论了语文文学课程的三种选材、语文教学中的五点原则,也时应景地大谈无产阶级立场。一年后的《中学语文教学和古典文学》延续了前文的部分观点,从“发扬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创造人民的新文化”两个角度出发,认为古典文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得到相当的重视,建议中学语文在选用古典文学作教材时不宜太狭、不宜过短和不宜太少。本文不仅体现了俞平伯对于中学语文教学中古典文学的重视,而且还论及“文言”和“白话”、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因而颇具学术价值。

《怎样美化苏州市》全文如下:苏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历史的古迹亦很多。美化市容是很有意义的,且有足够的条件的。第一,园林的建筑艺术继承宋、元、明、清四代的传统。如沧浪亭、网师园都是宋,狮子林是元,拙政园是明,留园等等是清。虽已不能完全跟原来相同,却总保存了相当的规模。现在几个主要的名园都修整了,保存了传统的风格,可谓修得又好又省。却还有一些重要的,以限于经费尚未修缮。如网师园已荒废了。环秀山庄假山还在,房屋已很少。惠荫园在一个学校里,它的假山水,公众不容易看到。据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人说,全市大小园林约有百余处。它的缺点就在于分散。将来逐步修建,用花城的荫道连结起来,则全城可成为一个大花园。

其次,城池的建筑,原来城区的规划,不但是“古”,而且很好。苏州城建自春秋吴国,距今二千五百年,后来将土城改筑砖城,而规范大致如昔。至今所谓“六城门”,如阊门、胥门等,还沿袭春秋时的名称。在全国范围,这样的城就也不多。街道纵横平行相交,作棋盘式。水道也是这样,主要的城河,所谓“三横四直”。城垣以内以外都有城河如带地环绕着。这跟北京是一个格局。很明显,不是谁因袭谁,乃同出一源。这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规划的其他传统。

现在本地人士要现代化苏州市,这本是好的。对于拆城填河,个人有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拆城说,若为交通方便起见,则功用并不多。它以里外两条城

历史,即《纲鉴易知录》以至于历史演义也无妨阅读。如有人能作新的章回小说自然更好了。——这些读物不但比现今流行俗滥的小说为有意思,即比老牌的小说也好些,如《红楼梦》的妹妹哥哥,《水浒传》的杀人分金,虽不必如老辈视为诲淫诲盗,把它们列入禁书,但在心灵知识不成熟时读之实利害参半,若不与其他读物配合,实利少而害多也。这话多少有点头巾气,但我确如是想的。

(三)古典作品宜分别观之,虽合于我们现代的标准很少,但亦不能因嗜废食,故选材第一,教法第二。教者未必洞知选家之意,既选择了,自有它的范围限制着。以韩文为例,《上宰相书》不如《原道》,《原道》不如《原毁》。以苏文为例,他的题跋小品自胜于《留侯论》《范曾论》,《超然台记》自胜于《喜雨亭记》。这都是很分明的。古典作品与新写实作品自不能偏废。老实说,古典的分量重些,只是时代已差得太多,教学多感困难。学者当师古人之意,不可袭其迹,亦姑举一例。如《桃花源记》是陶潜描写他的理想国,即是他政治思想的稿,我们另写一理想国即是学他,若套其陈文乃抄《桃花源记》耳,非学《桃花源记》也。故轻率的摹拟笔调,无论文言与白话,古作家与今人,皆非善学也。

综括上文,若能时时从现实的观察得到思想上的反省,则爱好与习作文艺,或试办小刊物,甚至于偶尔阅读所谓非文艺的“闲书”,皆属无碍。反过来讲,囿囿春苑,人云亦云,任何杰作,皆不能使有益。文艺因它的人间性,故其进修至为广泛,绝非某种理论某种作品所能范围。当然,泛览不如专精。欲深造有得亦必从某一方面入门,但此无成方可用。各人有他的天赋和环境,宜于我的不宜于你,宜于你的又未必宜于他,故不能以一己之所得妄度众生之心也。譬如我说,古诗是华夏惊悚所寄托,为了解我们先民的总持,你信也不信?

“一、中学生往往特别爱好文艺,其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什么?二、爱好文艺,当然就是理解文艺。可是一部分中学生往往把爱好与理解看成一件事,热心阅读人家的东西,也动手写自己的,甚至立志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这是不是有弊病?如果有弊病,该怎么消除?三、理解文艺自然得从作品入手,要不要同时涉及理论?如果要的,怎样一种深入浅出的理论才是中学生所需要的,能够消化的?四、文艺在教育上的价值怎样?在国文科中的地位怎样?五、古典作品与现代新写实主义作品,就今日中学生说,哪一种尤其切要?还是两者不能偏废?六、恣愿推荐

河环着(外城河是运河胥江,不能堵塞,内城河现市府已在疏浚),交通主要靠桥梁,不拆是这样,拆了也还是这样。要使城内外交通便利,多开些“豁口”造些平桥也就可了。若从另一方面想,城垣虽失掉了军事防御的价值,但它本身亦是古代建筑艺术之一。如适当地保存城垣,配着里里外外的河水,河上种了花柳,更有北寺、瑞光等古塔点缀着,并不费多少人力,而处处都是公园。拆了城,在古迹名胜方面却有不小的损失,而且是得不偿失的。

填河情形稍有不同,亦复类似。为了居民的卫生,适当填平一部分缺少水源淤浅的小浜,像苏市目前这样的计划也是对的。但大体上还应该保存水网城市的特色。古人所谓“户藏烟浦,家具尽船”。今昔情形虽很不同,但“小桥流水人家”这种光景,苏州城里往往可以看到。像菜菱卷、钮家巷,那一面河房临水,这一面靠河是树木,过来是窄窄的一条路,道旁又有人家。两岸之间,好些小桥架跨着。这样的巷陌表现了水国的风光,非常秀美。水和树木,在都市里,仿佛美人的一双眼睛。有人或者觉得城河很脏,这也是事实。但我以为水的洁净污秽不是本身的问题,在乎人们把不脏水弄脏。疏浚水道,经常保持清洁,一面美化城市,一面并不妨碍环境的卫生。这比一味地填塞,似乎要好一点。将来河道旁边种上花草树木,这苏州的市容更可以美丽了。我们不仅应为目前打算,并且应该有远景的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北京、南京、苏州等古城的开发与建设成为文化人士与普通公众共同关注的一大问题。上文首先分析了苏州园林建筑和城池建筑的特色,随后提出对于“拆城填河”的意见,其目的正是希望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苏州古城墙,并建议美化市容“应该有远景的规划”。苏州是俞平伯的家乡,本文的写作显示了作者对于桑梓的关心,渗透了其对故土深情与挚爱。

1945年12月12日上海《光明》第1卷第2期刊载了一篇署名伯公的《文人之痴》,同期18日《世界晨报》第2版也刊登了一篇署名俞平伯的《文人之痴》。经比对,两文内容基本一致,且与1937年8月1日刊于上海《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的散文《无题》(署名平伯)系同文异题之作。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附有《俞平伯笔名索引》,列出了俞的14个笔名,其中并无“伯公”。由此可知“伯公”是新发现的俞平伯笔名。据笔者目力所及,其他报刊上还有署这一笔名的文章。其中是否还有俞氏的手笔呢?这有待我们继续探究。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荐几种作品(包括翻译)或文艺理论的著作给中学生吗?推荐的时候,请附说理由。七、中学生读过作品以后,应该怎样去思考,去研究,才能真有所得?读过文艺理论以后,又怎样去思考,去研究?八、有些中学生还在看侦探、剑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该怎样转移他们的兴趣?九、中学生应否练习文艺写作?语文教育与文艺教学的关系怎样?十、中学生喜欢自己办油印小刊物,内容往往偏重于文艺方面,那些作品自然是幼稚的。文艺修养较深的人往往轻视他们,说还是少做这类事,多读书好。这个看法对不对?十一、有人说,中学生喜欢摹拟文艺笔调,以至普遍文字也写不好了。这个看法对不对?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读者诸君所亟想求得解答的。本志四月号里,决定举办一次‘中学生与文艺’笔谈会,我们已经写信给全国对文艺和中学语文教学有研究的先生们,请求他们发表意见”。《中学生》第186期组织了“中学生与文艺”的笔谈会,以收到的先后顺序,刊发了萧乾的《涉猎作品与探讨理论》、吕叔湘的《关于中学生与文艺》、臧克家的《不一定正确的答案》、邵荃麟的《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李广田的《中学生与文艺》、平伯(俞平伯)的《谈“中学生与文艺”》、适夷(楼适夷)的《逐项回答》、柯灵《中学生与文艺》、曹白韩的《要指导我们打好学习的基础》、丁易的《文艺的教育价值》。在刊发这些“笔谈”的同时,(圣陶)叶圣陶在《关于本期的“笔谈会”》中说明了《中学生》重提“中学生与文艺”论题并举办专门“笔谈会”的原因,“从读者诸君的来稿和来信中,我们知道文艺这东西盘踞了诸君大部分的心灵;不但现在如此,从本志创办到现在将近20年间一直如此。除开读者诸君,我们经常会面的青年朋友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是喜爱文艺的,有的甚至愿把文艺作为终身事业。我们一向认为文艺的读写与语文教学有密切关系;语文好比躯壳,徒然的躯壳教不出什么道理来,躯壳之中必得有一股精神;如果好好运用,把文艺的精神注入语文文这个躯壳,教学上将有许多方便与实效。由于上面说的几层意思,将近二十年间,本志集体讨论青年与文艺的问题已经有好几回了。现在的读者不就是以前的读者,现在的时势又不同于前的时势”。

《谈“中学生与文艺”》正是俞平伯对前面提到的《中学生》12个问题的答复,也是他“对于语文的教学至于文艺的教学”的感想,在感想中亦不忘倡导“声入心通”。

(作者单位:北师大文学院)

《谈“中学生与文艺”》正是俞平伯对前面提到的《中学生》12个问题的答复,也是他“对于语文的教学至于文艺的教学”的感想,在感想中亦不忘倡导“声入心通”。